

孟子曰講解義

八

丁卯

學經		
微	仲	觀
二	四	一
六		
學	縣	滋
校	中	質

一

123.84  
767  
Vol 8

校立彥

目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

孟子

下之二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一章書是見古今聖道之同。特舉舜文以類其餘也。孟子曰。世統於道。道統於聖。自古

聖人未易悉數。試以虞舜文王論之。舜始生之地。則曰諸馮。其後遷居於負夏。而卒於鳴條。皆東方之地。是東夷之人也。文王始生之地。則曰岐周。其後卒於畢郢。皆西方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地世之異論之。一在極東。一在極西。地之相去。千有餘里。疑若有風氣之不一矣。一在千餘年之前。一在千餘年之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疑若有今古之不一矣。然舜以匹夫而爲天子。文以諸侯而爲方伯。

其得志行乎中國。皆能澤被生民。仁覆萬物。彼此相較。若合符節。何其毫髮之不爽也。由此推之。可見千百世之先有聖人出焉。其所揆度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其所揆度此心。此理同也。有不如舜文之相合者哉。要之天生聖人。任百王之道。統開萬世之太平。曠世一見。皆非偶然。而其精一危微之傳。建中立極之本。則異地同心。異代同道。故曰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此一章書是論爲政者當知大體而不在行小惠也。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當時子產輔佐鄭君既聽理一國之政。位尊任重。則凡紀

綱法度皆得設施。乃一日出行溱洧之水濱。見人徒涉而以自己所乘之車載而渡之。一時百姓感其恩澤。稱爲盛事。孟子從而斷之曰。君子臨民出治。自有大體。子產乘輿濟人。惠則惠矣。然於爲政之道。未之知也。夫先王之政。至周至備。凡可以安全斯民者。無不畢具。卽以濟人一事言之。亦必先事豫備。每歲農事已畢。民力有暇。至十一月間。凡可通行人之徒杠。便已早成。及十二月間。凡可通車

行之興梁無不脩造。蓋十一月。卽夏正九月。十二月。卽夏正十月。是當未寒之時而已。念徒行之苦。在初寒之候而已。憂車行之艱。因時度事。役力便民。民未嘗至於病涉也。何以乘輿爲哉。然則爲政之君子。但能正紀綱。明法度。一切興利除害。補偏救弊之事。均平周徧。使人人各得其所。則恩之所及者廣。雖出入之際。辟除行人。亦尊卑之體宜然也。焉得曲意行私。使人人之衆。咸以乘輿濟渡耶。使

爲政者而必欲每人曲意求悅。無論非大公。又至正之體。且恐以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自限亦不足。勢豈可久哉。從來帝王之政。其體正。其法精密詳盡。而利澤及人。如天覆地載。萬物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殺之不怨。利之不庸。熙熙皞皞。不以煦濡姑息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此王政霸術大小公私之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

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此一章書是言爲人君者當待臣下以禮也。孟子告齊宣王曰：王亦知君臣相與之際乎？蓋君臣之義本同一體。如君之視臣，推以至誠，隆以禮貌，與手足無異，則臣之視君自然感恩圖報，矢志竭忠，亦與腹心無異。所謂恩義兼隆，明良一德，其盛如此。若人君輕賤其臣，如犬馬，徒加參養而禮意不存，則臣視其君如國人者，或有之矣。甚至人君賤惡其臣，如土芥，恣意踐踏而極其少恩，則臣視其君

如寇讎者或有之矣。下之報上亦視上之待下何如耳。齊王問孟子寇讎之言疑其太甚。因問曰：儀禮有云：去國之臣，恩禮未絕者，尚爲舊君有服，不知舊君何如視之，斯可爲之服矣。孟子對曰：舊君有服，非無謂也。方其在國服官之時，凡弊所當革，諫則必行，利所當興，言則必聽。從此德化沛然，膏澤下及於民。其平日得行其志如此，及或有他故而去，則君使人導引出疆，以盡其防衛之道，又先稱

揚於所往之國，以爲祿仕之地。旣去之後，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祿里居，以示其拳拳屬望之深。夫導出疆一也，先於所往二也，不遽收田里三也。此之謂三有禮焉。在國旣行其道，去國又隆其禮如此，則手足之誼久而不衰，故臣於舊君亦不忘腹心之誼，而爲之服矣。今之爲臣者，其在國也，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及其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不使脫然出疆，則與導之出疆者異矣。又

窮極之於其所往使之不得仕進則與先所  
往者異矣去之日卽收其田祿里居則與不  
遽收者異矣此等行事未免近於寇讎寇讎  
何服之有信乎君之於臣當一體視也要之  
孟子此言蓋欲爲人君者當待臣下以禮養  
臣下以恩故爲危言以警醒之若夫人臣之  
分視如手足固當盡惓惓忠愛之誼卽至視  
如犬馬土芥益當致蹇蹇匪躬之節豈因所  
視之厚薄爲報施之輕重哉故孔子以禮以  
忠之說乃爲千古不易之經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

此一章書見君子當有見幾之哲有國者當  
存慎刑之心也孟子曰國家有士人君所當  
忠信重祿而視如一體者也卽陷於罪猶有  
情可矜者若無罪而輕殺焉此淫刑之漸禍  
將及於大夫爲大夫者亦可見幾而先去矣  
國家有民人君所當生全愛養而如保赤子



者也。卽罹於罪。猶有法可宥者。若無罪而輕殺焉。此濫殺之漸。禍將及於士。爲士者亦可見幾而先徙矣。可見爲人君者。當尚德而緩刑。慎法以行仁。誠能體上帝好生之心。法古聖欽恤之意。則百官萬民戴之如天。自有久安長治之效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此一章書。見人君當正己以作則也。孟子曰。君身者萬化之源。臣民之倡。爲人君者。誠能

慈祥愷悌。所爲一出於仁。則其下化之莫不同歸於仁矣。誠能正大光明。所爲一合於義。則其下化之莫不同歸於義矣。夫君身一仁義。而百官萬民奉行德意。遵守成式。莫不興起。不令而行。不言而喻。豈在文告之煩。法令之嚴哉。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皆端本澄源之論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此一章書。是見大人察理之精也。孟子曰。禮

義者固立身之大閑。經世之正術。然道以至當爲歸。學以析非爲要。疑似之間不可不辨也。如禮本尚敬。而足恭則涉於詔。禮貴有文。而文勝則疑於僞。名雖爲禮。其實非禮之正也。以執持爲義。而止其所不當止。以奮激爲義。而行其所不必行。名雖爲義。其實非義之正也。惟其察理不精。是以行之有蔽。大人道全識周。故其所審察。既極精明。體行又極純熟。隨事順理。禮之中正。全乎當體。因時處宜。義之變化。從乎一心。又何有似是而非之禮。義足以惑亂其心。而漫然以爲之哉。故大人者。禮義之所自出。行之天下而可則。垂之萬世而無弊者也。然非窮理盡性之功。不至此。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此一章書。是言父兄之教子弟。當從容化誨之也。孟子曰。凡人父兄之於子弟。未免望之

極切而反責之過濶。不知善教子弟者。亦在乎化之有方而已。如父兄有中和之德。而子弟或有不中者。則當從容以養之。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自至於中。父兄有幹濟之才。而子弟或有不才者。亦當從容以養之。發其蒙。警其惰。使之自成其才。此施教者。不見有督責之勞。而受教者。相忘於變化之內。熏陶涵養寬裕不迫。故爲子弟者。樂得有此賢父兄也。若爲父兄者。急欲其子弟之中。而其不中者。卽棄之而不顧。急欲其子弟之才。而其不才者。卽棄之而不惜。則施教者。旣失其善誘之方。而受教者。不被其曲成之益。父兄之賢與子弟之不肖。其相去也。能幾何哉。甚矣爲子弟者。固當體父兄之教。而爲父兄者。亦不可不盡所以善教之道也。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可見朝廷之教。育人才。與夫教養萬民。亦不在嚴厲以責之。而在優裕以化之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此一章書。是教人必先有守。以爲有爲之本也。孟子曰。凡人任天下之重。致天下之遠。豈不貴乎。有爲。然見之不明。則守之不確。擇之不審。則行之不果。必須平日有主張。有分辨。不爲利誘。不爲勢奪。然後一遇當爲之事。便奮發有爲。凡重大艱難之任。毅然行之。而不顧禍福利害之關。慨然赴之。而不懼。庸人之所畏。懦觀望而不敢爲者。獨能爲之。是其能有爲者。乃先於不爲養之也。若無所不爲。則識見甚淺。操術甚狹。安能有所爲耶。人亦先擇所守而可哉。夫孔子論士。則曰。行己有恥。在陳則思狂狷。皆取其志趣高明。有所不屑爲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一章書。是教人存心忠厚之意。孟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揚人之惡。如人有不善。或規誨之。而勉其改過。或隱覆之。而不使播揚。此

忠厚之心亦遠害之道也。若人有過失輕肆  
妄言取快一時固非君子長者之所爲。抑且  
攻發陰私招尤啓釁尤爲取禍之道。如後患  
何哉。甚矣人之不可輕毀也。大舜隱惡而揚  
善。孔門惡訐以爲直。職此意夫。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依乎中庸可爲萬世法  
也。孟子曰。自古聖人至於仲尼。所謂爲天地  
立心爲生民立命。紹往聖開來學。天下後世

所仰望而不可及者。然其所爲不過因乎天  
理之自然合乎人情之各當。未嘗有驚世絕  
俗之言。甚高難行之事。而豈至爲已甚之舉  
哉。使一有太甚。則是求加於性分之外。而不  
合乎中庸之大道矣。後世學者或索隱行怪。  
或馳騫高遠。如楊墨佛老之徒。舍大中至正  
之道而求之空虛眇渺之域。所以叛道愈甚  
而爲聖人之罪人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一章書是大人精義之學也。孟子曰：凡人言固貴信。然先執一必信之念，則拘泥而不通。行固貴果。然先存一必果之意，則膠執而不化。大人則不然。言非不信，而未嘗有心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嘗有意於果。惟視義之所往，何如耳。義所當信，自然久要不忘。豈不論是非而必期於信。義所當果，自然勇往直任。豈不量可否而必期於果。所以隨事順理，因時制宜。惟義是視，而無所容心也。可見一於

信果者，言行未必合義，而或致經諒之失。一於義者，信果原在義中，而自有通變之宜。故人之言行，當以大人為準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此一章書是欲人完其本然之心體也。孟子曰：世之稱大人者，以其通達萬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人之所可及。不知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初心而已。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其知良知，其能良能，純乎天

理毫無入欲。常人自知誘物化以後。便失其本然之體。惟大人操持既密。不雜乎形氣之私。涵養益純。克全乎義理之正。最初一念。始終不渝。是以充其良知。可以智周萬物。充其良能。可以道濟羣生。豈有機變之巧。術數之學。加於心體之外乎。不過無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蓋心具衆理。應萬事。不外一誠。赤子全有此體。大人兼有是用。要之窮神達化。參贊天地。依然從孩提知能中。擴充而出。此卽所謂道心。卽所謂性體。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一章書是教人子慎終之意。孟子曰。凡人子事親。自始至終。孰非所當自盡。然養生者。人道之常。甘旨必備。愛敬無虧。隨其分量。可以自致。皆出於從容暇豫之時。不足以當大事。至於送終。則人道之大變。人子事親。至此已畢。一有不盡。雖悔莫追。此真一生莫大之

事當必誠必信而不使少有遺恨者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可輕。蓋見當時墨翟薄葬之非。故以此警之。孝經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真可爲萬世爲人子者法。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心得之學也。孟子曰。理具於心。本自各足。然使責效於旦暮之間。從事於虛無之域。吾見其徒勞而罔得也。君子於此。循循勉勉。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若是之深造。而必以道者。何也。蓋欲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不待勉強。自然而得之於己也。夫學非自得。則心與理不相融洽。居之未必安也。惟既已自得。則見之明者。守之自固。萬變不可得而搖。外物不可



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此理或  
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爲用也。惟居之既  
安。則守之固者。養之自裕。處寂而全乎感之  
理。處獨而充乎衆之用。資之不亦淡乎。資之  
不淡者。中有不足。隨所往而未必皆有所值  
也。惟資之既淡。則養之裕者。用之各足。將見  
事感於外。理應於中。本原充滿。隨處發見。無  
往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自得之妙。至於如此。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蓋未得以前。精察力  
行孜孜不已。下學之事。求之之功也。自得以  
後。豁然貫通。萬殊一本。上達之事。得之之驗  
也。有求之之功。然後有得之之驗。可見上達  
必由乎下學也。商傳說之。告高宗曰。惟學遜  
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  
斯言也。可以爲自得之証。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一章書是教人爲學當知要也。孟子曰。凡  
人爲學。徒博則汗漫而無歸。徑約則空虛而

不實。故君子於此必先之以博學。凡古今事物之曠。詩書六藝之文。無不多聞多見。旁搜遠攬。極其博矣。又卽其所學之博者。精研之。而別其原委。明辨之。而察其深淺。說之又加詳焉。此豈欲誇多而鬪靡哉。蓋以天下之理。原爲吾心之所固有。至簡至要。故必融會貫通。討論其指歸。窮究其本源。就至博之中。反而歸於至約之地耳。豈徒口耳之末。記誦之功哉。從來理本無二。自一而萬萬。復合一。如

詩之約。在思無邪。禮之約。在無不敬。至於易之時。書之中。春秋之義。可一以貫之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王政霸術公私之不同也。孟子曰。人君首出庶物。固當爲善。以先天下。然其用心。有公私之別。則人心亦有嚮背之殊。如己有一善。便欲矜誇勝人。使之服從於我。是

有意服人。本非誠心爲善。未有能服人之心者也。惟在己先盡其善。而推以養人。涵育熏陶。曲成萬物。而不遺兼善天下而無外。則至誠感人。人誰不動。如是乃可使天下之人皆心悅誠服。無不歸戴也。若非以善養人之君。天下不心悅誠服。而能致王者寧有是理哉。古聖王與人爲善。欲天下舉在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太和元氣。充塞宇宙。未嘗有意於服人。而人心之悅服。不期而自應。故曰有純王之心。然後可以行純王之政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一章書是爲妬賢病國者發。欲人主審於聽言也。孟子曰凡人之言。足以招尤召禍者。槩謂之不祥。然害止於一身。無關於天下。猶未可確然謂其不祥也。若論確然不祥之言。惟是媚嫉之人。造讒說以誣君子。肆莠言而謗正人。上惑君志。下違公論。亂德覆邦。流毒深遠。言之不祥。孰大於是。蔽賢之害如此。爲

人君者誠能明以察之。斷以除之。則昌言入告野無遺賢。而邦其永孚於休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此一章書見實行之當務。而虛名之難久也。徐子問曰。昔仲尼觀水。必數數稱之。一則曰。

水哉。再則曰。水哉。不知仲尼果何所取於水。而亟稱之也。孟子曰。仲尼之取水。非無謂也。蓋水有初出之泉。其湧出也。常混混然。由是晝夜之間。未始少止。足乎此。通乎彼。盈一科。復進一科。而後沛然莫禦。至乎四海。以爲歸焉。水惟以原泉爲本。故能久而益大。如是。仲尼重本者也。以水之本。觸聖心之本。故不覺數數稱之耳。苟爲無本之水。如七八月之間。雨一集焉。則溝澮之間。倏然皆盈。及雨一止。

而溝澮之涸。可竝立而待也。仲尼又何取哉。故知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聲聞過乎情。實不殊。易涸之水。君子必澁以爲恥。而不敢居之。本其可不務哉。按務本之學。通乎帝王。中庸稱舜曰。德爲聖人。必得其名。德者舜之本也。大雅稱文王曰。亶亶文王。令聞不已。亶亶者。文王之本也。欲爲舜文之君。亦加意於本而已。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此一章書見人禽辨於一心。而治統本於道統也。孟子曰。人與禽獸固迥然不同。然其所以異者。止在一念初動。出此入彼。隱微之間耳。庶民悖而去之。於是人而禽獸矣。必君子之人。始能存而勿失焉。若夫爲天下後世君子之法。使人類不胥淪於禽獸者。其惟聖人乎。如舜是已。舜當洪荒初闢。庶物未得其所。

如授時齊政敷土濬川亮采惠疇處之一一  
周詳。何其明也。且窮達異遇。人倫悉遭其變。  
如父頑。母嚚。弟傲。娶帝女。紘百官。處之一一  
安和。何其察也。凡其盡物盡倫之中。藹然有  
恩者爲仁。秩然有制者爲義。皆根心而發。由  
仁義而行。非有心而行仁義也。以聖人而爲  
天子。使人類常存。君子小人。皆蒙其澤。舜之  
功大矣。按孟子之言。幾希。卽舜之危微。曾子  
思之獨也。人心邪正。世道污隆。皆從此出。  
帝王之治。聖賢之學。此爲大關。宜致思焉。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此一章書見治法道法無二。而羣聖相傳如  
一也。孟子曰。舜以危微開心學之傳。此道紘  
所由肇也。在夏商周之世。其禹湯文武周公  
乎。禹於旨酒則惡之。恐其溺也。而於善言則

好之。取其資也。湯承舜禹之後。依然執中之傳。其立賢也。惟其賢。不拘其類。豈非用入之中哉。若夫文王其愛民無已。無傷也。視之如無傷焉。其求道無窮。已見也。望之如未見焉。若夫武王敬先於所易。狎不敢泄其近也。念悉於所易。疎不敢忘其遠也。至於周公之相天下也。思兼夏商周之三王。以施禹湯文武之四事。大本大原。固無不合。其中有幾微不合者。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其思之深也。

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又何其行之勇也。由夏而周。世歷三代。由禹湯而周公。人更五聖。然憂勤惕厲之心。合諸舜如一人也。後之繼數聖人而起者。其弗有同然者與。按孟子歷敘羣聖。發明內聖外王之學。其功甚偉。而朱子以爲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大義愈顯。蓋憂勤惕厲者。敬也。敬乃聖學始終之要。敬則爲聖人。不敬則爲凡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希聖者宜繹思。

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一章書見君父大義宜明。而春秋聖經當重也。孟子曰。道統之傳。禹湯文武周公而後。其孔子乎。孔子之功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蓋自周室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王者之迹熄矣。王迹熄而禮樂征伐不自

天子出。於是天保以上采薇以下。諸詩俱亡。詩亡而邪說暴行熾然於天下。孔子懼。春秋乃作焉。其先晉之史曰乘。取載當時行事也。楚之史曰檇杌。取記惡懲戒也。魯之史曰春秋。春秋者史官記事。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未經聖筆。春秋亦乘與檇杌之類而已。其爲記事之書一也。蓋其事則齊桓晉文等會盟征伐之事。其文則當日史官記事之文。若夫因史官之文。加



以筆削使君臣父子之大倫昭如日月而亂臣賊子莫不懼而自返。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此則春秋之義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而裁定之矣。孔子非君非相當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而續道統之傳其勢尤難其功尤偉。匹夫而爲萬世師豈偶然哉。按孔子於六經或刪或贊皆述也。惟春秋言作爲史外傳心之典而後世乃有詆爲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者其得罪聖門可知已。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一章書見大賢以道統自任也。孟子曰凡入道德在當時其流風餘韻之澤在後世有位之君子其澤須至五世而後斬焉無位之小人其澤亦至五世而後斬焉固其常也。予生也晚卽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牆而爲孔子徒也。然澤未斬於五世學猶傳於後人。故我得竊取於其人。以所傳之道善我之身。

矣。今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將使人類皆化而爲無父無君之禽獸。予之好辯。亦猶孔子之志在春秋而已。按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孟子願學孔子。後之繼孟子者誰乎。由周程張朱諸儒而學孔孟。由孔孟而學堯舜禹湯諸聖人。是在後之君子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精義之學也。孟子曰。取

與生死之際。必至是無非焉。而後可。若可以取。可以無取。則斷不宜取矣。取無乃傷廉乎。可以與。可以無與。則斷不宜與矣。與無乃傷惠乎。可以死。可以無死。則斷不宜死矣。死無乃傷勇乎。蓋全是全非。人皆知之。而是中之非。則不可不嚴也。按孟子所論。其事皆在兩可之間。似可不必深責。而君子不敢寬者。以取與生死之際。人之大節所關。苟非讀書明理。不能不惑於幾微之介。則講習討論。身體

力行其功可偏廢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此一章書。見人品以類相從。得報皆其自取也。昔羿之家臣。有逢蒙者。嘗學射於羿。盡得羿善射之道。自思天下之人。惟羿善射出己。

之上。於是乘羿射獵既歸從而殺之。孟子述其事而斷之曰。逢蒙以弟子而害師。罪固不容誅矣。羿以射教人。反致殺身之禍。是亦羿有罪焉。我聞公明儀曰。羿爲逢蒙所殺。罪在逢蒙。則羿宜若無罪焉。夫儀不謂之無罪。而斷謂之宜若無罪。蓋曰。羿之罪。比於逢蒙爲少。輕耳。惡得謂之無罪哉。試以子濯孺子之事觀之。當春秋之時。鄭國之人。使子濯孺子。潛良師侵衛。衛國之人。使庾公之斯追逐出境。子

濯孺子曰。今日我偶然疾作。不能執弓而射。追兵若至。吾死矣夫。因問其御車之僕曰。衛將之追我者誰也。其僕曰。是庾公之斯也。子濯孺子喜曰。若斯人追我。吾可以生矣。其僕疑曰。庾公之斯者。衛國之善射者也。夫子既遇疾作。不能執弓。不畏其射。反曰。吾生。此何謂也。子濯孺子曰。彼庾公之斯。所從而學射者。尹公之他也。尹公之他。所從而學射者。我也。夫尹公之他。吾知其入。蓋端正之人。而非

殘忍之人也。其所取友亦必端正之人矣。豈  
肯背本邀功而害我哉。及庾公之斯。追逐既  
至。問孺子曰。夫子今日何爲不執弓迎敵。子  
濯孺子以情告之曰。今日偶然疾作。因此不  
能執弓。庾公之斯曰。向者小人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實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  
子相傳善射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  
奉君命而來。乃君事也。我何敢廢而不遵。乃  
抽矢於服中。擊於車輪之上。去其金鏃。使不

傷人。用禮射之法。發四矢而後反。則既不廢  
君上之命。又得全師友之情矣。是子濯孺子  
以取友而免禍如此。向使羿之教射亦如孺  
子。何至於殺身哉。此羿之所以不能無罪也。  
按孟子罪羿曰亦有曰薄。此對逢蒙言之耳。  
若但以羿論。太康畋於有洛之表。羿距於河。  
遂篡其位。彼固夏之亂賊。人人得誅者也。自  
古亂臣不死於他人。而死於其黨。比比皆然。  
假手逢蒙。尤天道之至巧者與。太康旣不得

反厥第五人。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又萬世爲人君者之炯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此一章書。是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西子美婦人也。人莫不知其美矣。使蒙被不潔之污。則人見惡臭之可惡。不見好

色之可好。皆掩鼻而過之。人其可自恃哉。雖有醜惡之人。本人情之所憎者。苟齊戒沐浴。以自潔。亦可以祀上帝。人其可自棄哉。按此非獨孟子之言。書與易亦言之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喪善之謂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自新之謂也。自新者。必不至喪善。喪善者。乃可以自新。聖賢之教人切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此一章書。見理有自然。人當順其自然也。孟子曰。天下萬事皆出於性。惟言性者未得其真。故往往多事以擾天下。吾以爲性具於心。雖若無形難見。而日用之間。隨感輒應。莫不

有已然之形迹。所謂故也。天下之言性者。能卽此而言之。因已發之端倪。求未發之情蘊。而性之體可得而識矣。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非有所矯揉造作而後爲得之。一有矯揉造作。卽非其故矣。夫性徵於故。故本於利。可見天下之理。皆出自然。有明理之智者。順自然以應萬事。不亦善哉。所惡於智者。正爲其自作聰明。務爲穿鑿。似智非智。而反有害於智耳。如智者之處事。能如禹之行

水則智所以成事而非以擾事無所惡於智矣。蓋禹之行水也不過因其就下自然之性而施疏淪決排之功以水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因物付物我無容心則其智亦如禹之大矣。又何惡焉。今夫天如其高似難窮也。星辰如其遠似難察也。然天之運行有常度星辰之次舍有定位此其故也。治曆者苟於其故而求之則晦朔弦望分至啓閉一一不爽不特一歲爲然推

而上之而十年而百而千。至上古太初之時其冬至之日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無復盈縮餘分而爲造曆之元者亦可安坐而致不苦於步算之難矣。况事物之近能順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者哉。夫智雖貴於自然而功實由於勉強學禹之行所無事者必先學禹之聞善言則拜稽於衆舍己從人此堯之德而舜舉以告禹者也。孔子讚舜之大智亦曰好問而好察邇言不然其有不出於鑿者亦



罕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昔齊大夫公行子以人子而執親之喪。齊之卿

大夫皆以君命往弔。時右師王驪亦往弔焉。方右師入門之初。未就位也。卽有進右師使就己位而與右師言者。及右師已就位也。又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此皆示親昵以通慇懃諂媚之徒也。獨孟子初不進右師而與之言。亦不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右師乃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而孟子獨不與。驪言是以驪爲不足敬。而簡畧驪也。孟子聞之。曰。今日以君命往弔。君命所在。卽朝廷所

在也。吾聞朝廷之禮，卿大夫所立，各有定位，不得歷位而相與言。班列各有定次，不得踰階而相揖也。我之不與右師言者，正行此不歷位不踰階之禮也。子敖以我爲簡，是以行禮者爲簡也，不亦可怪異乎？夫王驩嬖臣，衆人之所媚，而孟子之所淡鄙，未嘗顯示之絕，而始終不與之言，其不惡而嚴如此。雖然，當舉朝風靡之時，僅一挺然不屈之士，其能保全亦難矣。辨賢否，遠讒佞，保全孤忠，端有望

於聖明之主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

難焉。

此一章書見天下多難處之人。而君子惟盡己之道也。孟子曰。君子固異於衆人。而其所以異於人者。果何在哉。蓋以其有所常存於心。惺惺不舍。與人不同爾。人皆殘忍。而君子則以仁存於心。人皆慢侮。而君子則以禮存於心。以仁存心而爲仁者。則必愛人。以禮存心而爲有禮者。則必敬人。我旣愛人矣。則人亦恆愛之。我旣敬人矣。則人亦恆敬之。至天

下之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君子於此。寧遂懈其所存哉。有人於此。本我素所愛敬也。乃待我以橫逆。而不我愛。不我敬。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事。胡爲乎來哉。旣自反而有仁。以愛人矣。自反而有禮。以敬人矣。其人之橫逆如故也。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忠。必於仁禮。猶有所未盡。吾心也。旣自反而忠。吾之愛敬。無不盡矣。其人之橫逆。猶然如故。

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人而至於悖妄如此。則與禽獸何異哉。人而同於禽獸。此亦最可矜憫者也。又何與之校是非論曲直焉。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孟子前已言之矣。此又言君子之三自反。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聖賢相傳心法如此。推而言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皆此理也。舍此而言學。其於學也遠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一節書見君子自反之學。當以大舜爲師也。孟子曰。君子自反無已。雖至於禽獸之妄人。尚不忍與較。以是之故。我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其

心以爲舜此人也。其具此仁禮猶之我。我亦此人也。其具此仁禮猶之舜。顧舜處家庭之變。能盡仁禮之極以化之。近則可爲法於天下。遠則卽其爲法者可傳於後世。誠天下萬世之一人也。我則未能盡仁禮。未能化橫逆。猶未免爲鄉里之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必至如舜斯可已矣。不然。一日不如舜。爲一日之憂。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仁存心。非仁之加於人者不爲也。以禮存心。非禮之加於人者無行也。此宜不至有患矣。如有一朝之患。則因橫逆之來。轉足爲反身之助。君子不患矣。人奈何不憂君子之憂。而患君子之所不患乎。夫人有數等。有聖人。有君子。有鄉人。有妄人。惟聖人始可謂之大人。以其願力與道力俱大。能轉移萬物。陶鑄一世也。後世首出庶物之大人。所當以舜爲法者與。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

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此一章書孟子爲顏子闡幽而隱然以自任也。昔禹稷當唐虞之世。君明臣良。平世也。治水播穀。三過其門而不入。急於救世如此。孔子歎而賢之。顏子當春秋之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貞於守己如此。孔子嘆而賢之。孟子闡明之曰。禹稷顏子出處不同而同道。何也。禹思天下有溺者。責在司空。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責在后稷。猶己饑之也。有其時。則有其任。有其任。則有其思。是以過門不入。如此其急也。使禹稷顏子兩相易地。則禹稷能樂

顏子之樂。而顏子亦能憂禹稷之憂。何莫不同哉。今有同室之人鬪者。其情親。雖當沐浴之時。未及束髮。使加冠結纓而救之。可也。此禹稷之喻也。若鄉鄰有鬪者。其情疎。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此顏子之喻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當戰國時。天下饑溺甚矣。孟子有禹稷之才。而卒不遇。故自傷其身。當亂世。莫有能用之者。而隱然以顏子自任焉。夫天爲天下而生聖賢。聖賢爲天下而有學問。用入者。慎勿使懷才抱德之士。徒有生不逢時之嘆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

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此一章書見聖賢衆惡必察，至公至仁之心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通國論之公者也。不孝罪之大者也。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將匡章不孝之外，別有可取乎？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有五。惰

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怠而忘親，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蕩而忘親，二不孝也。好貨財，以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貪而忘親，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肆而辱親，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忿而陷親，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此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合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乃傷恩之大者。此章子所以蒙不孝之名耳。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而子



有子母之屬哉。爲己得罪於父，不得相近。故出妻屏子，終身不受其奉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出妻屏子，則厚於己而薄於親，是則罪之尤大者。其故可原，其情可矜，是則章子之爲章子而已矣。何可輕絕之哉。夫父子至親也，以責善遂不相遇，况君臣乎。此世所以多孤臣孽子也。聽言納諫，保全臣子，仁君慈父，尚加意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曾子闡幽而因以自寓

也。昔曾子居魯之武城。有越人來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聞言。遂行。戒其守者曰。無寄寓他人於我講學之室。恐毀傷其薪木。固不問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及聞寇退。則謂其守者曰。爾其脩葺我之牆屋。我將反而居之。亦不問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及寇旣退。曾子遂反。左右竊議之曰。武城大夫之待先生。如此。內盡其誠而忠。且外盡其禮而敬也。宜乎先生亦以厚報之矣。而乃寇至則先去。以爲

民望。寇退則反而安居。殆於不可。弟子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先生舍於沈猶氏之家。值其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可禦難也。先生率而去之。未有與其難者。觀其處沈猶氏。而武城可知矣。必其義當去也。昔者子思居於衛。有齊人來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君方恃伋以共守。如伋去。是委孤城於君。君誰與守。伋義不可去也。孟子斷之曰。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事雖不同。而道

同。蓋曾子師也。師則有父兄之尊。未有父兄而殉子弟者。子思臣也。臣則有卑微之分。未有微而不紆於尊者。使曾子子思易所處之地。則曾子必不去。子思必不守矣。何莫不同哉。按與君共守之義。豈但當責卑微之臣。卽子弟有事。父兄遂可超然事外乎。緣當時之國君。非真能尊師重道也。不過隆之以虛名。誦之以實用。使國人矜式之類耳。賢人君子。雖欲爲效用。不可得也。有用人之責者。其鑒

所乏哉。

儲子曰。王使人覘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堯舜望齊王也。齊人儲子問於孟子曰。夫子至齊。人皆以爲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私窺夫子。察夫子動靜語默之間。果有迥別於人。而不可幾及者乎。孟子曰。人生天地間。其性同。其道同。我亦人也。不過爲人之所當爲者。大庭如是。幽獨如是。

將以何者異於人哉。毋論我也。卽堯舜大聖人亦如是而南面。如是而深宮。皆斯人與知與能之理。而與人相同耳。堯舜無異。而况於我乎。按人之不能爲堯舜。其患有二。一曰自暴。一曰自棄。孟子七篇之中。發明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旨。不一而足。有志者。可以奮然而

曰興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者幾希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羞惡之心醒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者也。孟子曰：齊國之人有娶一妻一妾而居其家者，其良人每出於外則必饜足酒肉而後反於其家，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爲何如人，則云盡出於富貴也。其妻疑之，告其妾曰：良人每出則必饜足酒肉而後反，其妾曰：吾問其所與飲食之人，則云盡出於富貴也。其夫既有富貴之顯者，與之飲食則必有富貴之顯者，與之往來而未嘗有顯者來於我家，此其事可疑也。吾將竊聽良人之所往以觀其與飲食者果富貴之人否。於是蚤起以預爲聽之之謀，邪施而行以從良人所往之處，則見徧一國之中無有與之立談者，其終也往於城外之東郭，其墦塚之間人有祭墓者，則就而乞其祭餘之肉，尚不饜足，又復顧望而往於他祭者以求足其酒肉焉。乃知其平日饜足酒肉者皆得之以此道也。其妻既聽

得其狀。乃歸而告其妾曰。良人者。吾與爾所  
仰望。其自立而托以終身者也。今其所爲若  
此。則吾與爾仰望孤矣。於是與其妾訕言其  
良人而相與泣於中庭。以悲其終身之不得  
所托。而其良人猶未知妻妾已得其乞墦之  
情也。復施施然爲喜悅自得之狀。從外而來。  
以驕夸其妻妾。而豈知己之情狀已盡露於  
所矚中乎。齊人所爲見羞於妻妾者如此。奈  
何。今世爲齊人者之衆也。由明出處。慎去就。

之君子觀之。則今人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凡  
卑諂乞哀。無所不至。其爲可賤視墦間之乞。  
殆有甚焉。使其妻妾見之。有不羞其所爲。而  
若齊婦之相泣者。幾希矣。夫求富貴利達者。  
本以榮身。而反見羞於有道。亦何益哉。按孟  
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彼求富貴  
利達者。無所不爲者也。朝廷亦何取於若人  
而用之乎。稍有弗察。使一無恥之小人。廁足  
其間。則人將從而效之。馴至相習成俗。而不

以爲怪。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管子霸  
臣也。猶能爲此言。樊進恬讓之士。抑遠躁競  
之流。有用入之責者。可不是務與。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六

